



林间蝉鸣

□陈利民

竿尖上集成圆球，圆球的黏性极强。接着，我们就蹦蹦跳跳地去桉树林里粘蝉，当地人叫蝉为“金阿子”。其实，粘蝉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最终目的是用蝉来捕鲫鱼。

夏季，每一棵桉树上都会停着一两只、多则三五只的蝉。它们是烈日炎炎的主角，不厌其烦，歌唱不止。蝉这种昆虫灵敏性颇高。我们轻手轻脚地来到桉树下，只要脚步声稍重一点，它们就会从一棵桉树飞到另一棵桉树。弄得我们四处追逐，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我们粘到蝉之后，撕成小块，就去捕鲫鱼。

大滩河的鲫鱼在夏季十分肥美。在河水清澈见底之处，水下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层层叠叠，煞是可爱。在一层层缓慢漂浮的青苔下面，就潜伏着一些鲫鱼。我们把四分五裂的蝉，一一绑在扁平的竹篾箕里，竹篾箕里压上几块鹅卵石，放入水中，一根长长的粗麻绳延伸到岸边，握在手中。我们惬意地坐在岸边，等着贪吃的鲫鱼“自投罗网”。每当有几条鲫鱼游进竹篾箕，我们就会将竹篾箕快速地拖上岸，欢呼雀跃地抓鱼。反复几次，收获不少。然后，我们就地取材，在河边破鱼腹，河水洗净，竹签串着鲫鱼，再捡拾桉树的枯枝枯叶，点燃火做烤鱼。在那个缺油少盐困难的日子，我们自己做的烤鱼，是对饥饿的一种补偿，也是年少时光的乐趣。

这要感谢夏季的蝉。

后来，我成年之后学到一点科普知识：

蝉的生命周期通常包括卵、幼虫和成虫三个阶段。蝉繁殖过程开始于雌性蝉在树枝上产卵，每次大约产300颗。能够成功孵化的卵数量很少，通常不足10%。孵化后的幼虫，会随风飘落到地面，它们会在地下生活，以树根汁液为食，并根据地下温度变化调整深度。在地下经历多次蜕皮成熟后，会在夜间悄悄爬出来，找到合适的树枝进行最后一次蜕皮，变成成虫。蝉的生命短暂，通常只有几周或几个月。

蝉的生命虽短暂，但它孜孜不倦地为夏季谱写赞歌。

为此，一些古代文人写诗讴歌蝉。如李商隐的《蝉》：“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又如袁牧的《鸣蝉》：“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再如柳永的《雨霖铃》等等。

最著名要数虞世南的《蝉》：“垂缕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这是一首咏物诗，咏物中尤多寄托，具有浓郁的象征性：“人生虽然短暂，但也要积极生活，热情高歌”。诗句写蝉的形体、习性和声音，而句句又暗示着诗人高洁清远的品行志趣，物我互释，咏物的深层意义是咏人。

如今，每到夏季，我听见远处林间的蝉鸣，便回想起年少无忧无虑的、美好的时光，也更对蝉这种小小的昆虫、夏季的歌手倍加怜爱。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公交车上

□包子

雨，细密如丝，宛如一层薄纱，将世界笼罩在一片朦胧之中。我伫立在奥城公交站台，等候着去单位的203路公交车。雨幕里203路终究是迟到了，被201路赶了先，我快步上了车，径直走向最后一排座位，一屁股坐下。

车上乘客屈指可数，在这个私家车日益普及、出行方式丰富多样的时代，公交车似乎渐渐被人们冷落。车子缓缓驶离奥城站，雨滴“噼里啪啦”地砸在车窗上，仿佛是大自然奏响的独特鼓点。才过了两三站，当车抵达民安街时，陆陆续续上车的乘客已然将空荡荡的车厢填满了。

“嘟！敬老卡！”

“嘟！敬老卡！”

……

刷卡器发出的悦耳播报声接连响起，像是在奏响迎接老人们的欢快序曲。看着车内逐渐增多的老人，我赶忙站起身来，给身旁一位白发苍苍的婆婆让出座位。婆婆脸上的皱纹瞬间舒展开来，宛如绽放的秋菊，她微笑着，用那略带沧桑却满含温暖的声音轻声说道：“谢谢你呀。”我程式化地应

了声：“不用谢，应该的。”随后，我侧身向前，走到后门旁，背依着门边的铁柱子靠着。

后门左边的单座上，坐着一位颈戴珍珠项链、手戴玉镯的老人，苍白的卷发下，掩映着一张慈祥的脸，温和深邃的眼神里，怎么也藏不住她的知性端庄。这时，前门刚上车不久，一位斜挎着旧皮包的老太婆费力地挤了过来。那皮包颜色陈旧暗淡，边角处褪色磨损得厉害，恰似一件饱经沧桑的古董。车子已经启动，在雨中缓缓地前行，行驶的车突然骤停，让挎包老人站立不稳，她又急着把公交卡放回古董包里，慌乱之中，便顺势坐在了戴玉镯老人的单座上。

玉镯老人脸上没有丝毫的不悦，反而露出一抹和蔼的微笑，她微微侧身，努力地向里面挪了挪身子，尽力给挎包老人腾出更多的空间，用一腔正宗的北方口音道：“咱挤挤，能坐得下。”挎包老人敬畏地看了她一眼，感激地说道：“老姐姐，真是麻烦你了。”“嗨，这有啥，来了就是一家人。”玉镯老人摆摆手回应道。两人并肩而坐寒暄唠嗑，就像多年的姊妹一般自然融洽，岁月仿

佛在这一刻变得格外温柔。

雨天的车厢里，原本冰凉得鸦雀无声，静默被两位老人打破，氛围立刻热闹起来。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了家常，谁家的孙子最近在学校考了满分，谁家的孙女今年考上了名牌大学，谁家的儿女给买了新衣服，谁家院子里的葡萄今年长得格外饱满……那些看似平凡琐碎的生活点滴，在他们的口中却充满了无尽的温暖与趣味。说到开心处，他们便会发出如同儿童般纯真爽朗的笑声，那笑声清脆响亮，在车厢里欢快地回荡，将雨天的沉闷与阴霾一扫而空。

迎面开过一辆洒水车来，播放着优美的旋律：“千年荣昌拥抱你，来了就是一家人……”

车至广播电视台，我匆匆下车躲进站台内。“嘟！敬老卡！”耳边再听见那清脆的声音，那声音却化作一股暖流，流遍了这座小城的每个角落，徜徉着欣欣向荣的文明之光。

(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会员)

诗人聚会

□阿普

路边陈艾发出的香气混杂着铺天盖地的蝉鸣，在鼻子四周绕来绕去，注定今天是开心快乐的一天。

老中医晏东约我们去他老家吃豆花、赏荷花、戏鹅，当然作为诗人聚会，免不了“哇啦哇啦”吟诗诵句。

晏老师虽然七十一岁了，却不显老，胡子还是黑的，鬓发上有几缕银丝发亮，目光清幽，走路

起风。

他的老家我去过好几次了，离四面山不远。门前有一个小池塘，水不深，清澈，有鹅、有鱼、有荷花。

院坝很开阔，摆上木凳、木桌，花生、瓜子、薄荷茶端上来，龙门阵就开始了。

前些年晏东在城里开诊所，退休后回了老家，这不，有人前来问病了。

除了我，龙哥、阿葛、西海、轩子、光宏都到了。围着木桌坐下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些无关紧要的话。

过了好一会，晏东顶着满头汗水跑过来说：“不好意思，招待不周，村里有个婆婆得了重病快走了，我在想办法让她走得安乐些，临终安慰嘛，就像一

首诗的最后一句，很重要的，我要帮她写好。”

听了晏东这么一说，大家心中像湖面上掉入一粒石子，激起一圈圈涟漪来。

过了一会，晏东开始张罗午餐，大家七手八脚，弄出一桌子菜来，包括一锅豆花。

酒是土酒，高粱酒，里面加了几味草药，喝起来有山的味道，也有泥巴的土味。

酒过三巡有人开始吟诗，大家才明白今天是诗人聚会，之前还俗人一个，提起家长里短还俗不可耐，三杯下肚，成了诗人，而且个个自命不凡，仿佛李杜，仿佛天上神仙，除了美酒佳肴，不食人间烟火。

聚会结束，回家，一觉醒来，窗外依旧车水马龙，一个个落在凡间的诗人期待着下一次聚会的到来。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永不褪色的记忆(组诗)

□止戈

宝塔之光

面对宝塔斑驳的青砖
我满身鲜红

每一条砖石的缝隙里
唐时明月宋时光
也已经
红透

窑洞的灯光
漫过窗纸
倒影在“嘉岭”上

“高超碧落”
一粒火种
已静静孵化成
永不退色的
五角星光

当延河突然起立
将宝塔认作
自己的脊椎——
所有的仰望
都变得
沉重

那不只是
砖石的累积
是整部文明史
在黄土高原上
完成的一次
倔强的抬头

流动的歌

当月光开始拓印
“黄河大合唱”的音符
满腔的热血
就开始了
涌动

山丹丹花瓣上
红色的竹筒
正在星光下
重新编连
那些
被烽火熏黑的文字
却成了延河上
闪光的
鳞片

而最惊人的是
某个黎明
整座宝塔突然松开石阶
让所有朝圣的脚步
直接走进——
滚滚烟尘中
那盏明亮的
马灯

(作者系重庆诗词学会会员)

蝉鸣

□石晓英

从树梢滴落的音符
拨弄六月的火苗
燃起整个夏天的激情

嘹亮高歌
如永不消逝的电波
不虚这昙花一现的生命

为盛大的朝霞
为早出晚归的人儿
穿上明晃晃的金色羽衣

集市在汗水中沸腾起来
蝉鸣数着时间的速度
次第开放 绚烂的夏花
(作者系重庆市诗词学会会员)



我无数次在梦中，梦见夏季的蝉。我年少时喜欢过夏季，讨厌过冬季。冬季脸上生寒癣，手上长冻疮，完全像一只丑小鸭。

我年少那几年是在大巴山区度过的。每当夏季来临，便是我欢乐的天堂。当时，我随父母的铁路建筑工程队进驻大巴山区，那个地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太阳湾。太阳湾三面靠山，一面临水。四周有层层的稻田和茂密的桉树林，不远处有一条碧波荡漾的大滩河，河边停靠着三五艘小渔船，河上飞舞着许多红蜻蜓。

在夏季，我与伙伴喜欢做的事就是粘蝉和捕鲫鱼。我们去斑竹林里砍几根细长的斑竹，剥掉枝丫和叶子，用竹竿缠绕一些蜘蛛网，将竹竿上的蜘蛛网自下而上，在竹

